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二

題跋

題遺山手簡後

公道存在上者惟恐士之不才公議廢當涂者惟恐士之有才此古今通病必然之理也昔伊川與韓相維游許昌西湖坐間有以書投韓者程視之蓋于進者也程曰相公亦令人求之耶况尔後乎宜其藩維棘瑣遐想玉堂如在天上也觀此帖者幸不以遺山爲疑可也

題張嘉貞北岳碑後

余少時喜作擘窠大字嘗書出師表于屋壁房山劉先生過而見之顧謂家府曰毋令輟學後當名家因



問余學書覺有進否對曰不知但今日書明日視之
有七可惡者又不擇諸人書以余拙視彼善者耶默
識於心及省書嘗之必倣其筆勢先生曰此即汝所
進醜而出此碑見贈且提誨曰古人書有當玩而必
習者有未易學而當玩者吾今以是授若非欲汝師
之也俟盡參衆妙立筆後時時玩其意味可也晚年
當有所得此帖藏幾三紀未嘗發視今歲己丑予六
十有三追憶往事時時取觀覺日有所得乃知房山
之言為不妄不然後生愛風華老大即厭之而然歟
觀其簡古曠逸初若緩散不收一一視之內方而外
圓風骨偉秀殆似夫上簾瞻對鳳鳴朝陽時也前人
謂焦山鶴銘乃逸少龍爪書或者謂未若以大辯若

訥大巧若拙方之為近似余於嘉貞書亦云唯具眼
者當識之因嘆吾老矣技進而道不至是亦所當懼
也然張公唐名相今見于世者止此耳技雖微因亦
有不可廢焉者剪製已遂題記於後示阿孫韓郎且
使知嗜古者莫書學為重何則先賢手澤在焉故也
是夏六月二日秋澗老人記

題山谷手簡後 文瑞名章

侍御于文端奉使江西回以山谷訴哀帖見貺觀者
致疑其間予曉之曰公孝友純至當痛酷摧裂之際
意有不在書者此正言不當文之義也若以微瑕而
棄連城之璧非余之所敢知也

題竹溪詩筆

文獻亮公大定間翰墨爲天下第一如雪溪黃山輩皆北面師尊之宜其片言隻字爲後世寶藏仰之如泰山云

題家藏禱佛帖後

顏魯公書氣洞金石精貫白日然得長史心法筆力日進遂集大成公之書可知宜其使長沙北面高簡終不侔也初藏者平章政事盧子時蓋自琉璃珩中協神筴者也元己丑秋七月秋澗老人曾收

題左山所書春露堂後

余携春露堂之明年參政左山商公作三大字自燕身遺因刻而榜之吾廬爲爛然也公今歲壽登八秩觀其書端莊婀娜略不見衰老之氣吾喜其所養

至剛非唯書之盡善也公爲人雅重深謀其翰墨之工在公爲餘事然嗜好之篤營求之切殆飢渴之於飲食只以功業相逼有不遑專事者當急遽際嘗與予論及津津然喜見顏間不知老之將至日之云夕也方在藩府時以分陝之重橫當事衝至與驅虎相搏者屢矣未嘗見志之血氣之靡降而少屈規其所不可求避其所不可免者此所謂砥柱頹波屹然而莫傾者也求試其心之所在蓋安命順受而已旣安且順則心乃定心乃定則氣不餒氣不餒則道可以坐進而兄枝之云乎醫家有云榮衛可以知人之脩短予亦謂文翰可以卜士君子之盛衰今觀公書以精神氣燄取之是知公之壽考旣耆而艾也必矣豈

斯文未喪造物者將屬之於公耶於是書以自警至
元戊子夏四月十二日謹題

題張氏所藏先在手澤後

昔人以長不識父對其畫像輒拜而垂涕張侯以勞
卒軍中子用道痛乎不覩其沒每得其手澤雖片言
隻字洞洞焉奉之如恐失墜其於觀行速肖之心為
可見矣

題時苗留犢圖

君子之居官也論其稱與無愧而已苟能致君澤民
雖祿之以萬鐘繫之以千駟將受焉而不辭况已之
所當有乎若苗之事討清而近各矯在過正者耳然
使貪墨畏人者聞壽春之風亦可以少知愧矣此京

兆王雲筆也以年深色故因之補綴頗踈妙意至布
置分數尚當與斬蛟圖氣勢兩相高也戊子夏五月
秋澗老人題

題自書歸去來后

錄事參軍丹陽薛君文曜携佳命見過請余書晉處
士陶靖節歸去來辭是日晨氣頗爽在庚伏中難得
朝也乘筆墨調利心手相應忽憶往年過曲陽見唐
宰相張嘉貞所書北岳廟歌歌碑不覺行墨以入其
體識者莫訝其刻鵠也

題郎官石柱記後

真生行行生草顛之草至稱之為聖其法蓋先能楷
所謂善行而後能走者也郎官石柱記以予聞見今

在出有三本此帖汴梁崔氏贈余與平陽曹氏所藏
壽國公故物同出一石但未知柳城姚氏所寶者何
如耳商左山云正刻舊在京兆兵後淪入公堂址下
恐不復出矣汝輩宜珍惜之其姿體端方清勁似出
歐虞自成一家少陵云卓立天骨森開張者也至元
戊子七月朔秋澗老人記

跋蔡襄書後

嘗觀心畫水鏡宋一代能書者不少然蘇黃一出燭
火難爲光矣襄之書在當時極爲坡所推重恐是徐
行後長之義夢卿好古得於法帖者甚多書學予非
深之者不千里遠來求題評此亦不可曉也秋澗老
人題

題哀江南賦後示韓陳二生

史稱信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今祇見者此數篇而
已乙卯歲予得之于沙麓蕭茂先家迨今歲戊子蓋
三十四年矣近日疾暝坐者浹旬二生來問適新是
帙令句句詳讀且究其用事非徒然也蓋辭之爲體
甚多學者不無利鈍于其間汝等文寶方開然有望
而未見者故今觀覽欲彼摩其朴鈍發其清新此老
夫之意也嗚呼理者性所自出才者氣之所由形中
人以上苟得其養性使可復才也者不可強而致也
或曰理重才輕取其重而舍其輕可也曰勢有不可
偏廢者焉理則體才則用也體與用具然後可以持
躬而應物二生其志之

跋揚補之墨梅後

花光梅在前宋為第一賞之者至有買舡來住之語及補之一出變苦硬為秀潤曾觀春風雪溪二圖者乃知予言為不妄自有題云日移清影人立黃昏其用意不分

昭陵六駿圖後序

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遇可也昭陵六駿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剪隋亂及其功成琢石為像太宗親題真贊以傳不朽何存歿遭遇其為幸也如此宜其聲華氣艷上與房軻爭光故潼關之役備體渙汗又何神哉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各雖存而形何見焉大史公稱閭閻之人雖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后世者是已予藏此圖久矣特粗瀆以

備珠玩因題品卷末以寓余之所感云

書送鄭尚書序後

韓柳文多同時相顧而作如送鄭權序饗軍堂記之類是也筆勢翩翩若相陵跨字柳之記間架曲折宏深雅麗出奇無窮然不過崇治閑闕饗燕軍容之盛而已序之為文總五百餘字雖云後出詞氣絕勝令人讀之抵一部嶺南方志覺海氣拂拂來逼人矣其終篇致意最妙專以貴而能貧仁而不富為主委曲謀猷之壯從容箴戒之深誠有關於嶺徼之治亂為尚書權之藥石也近年某官有奉使句麗煩於乞索者至為東人易而傷體信乎貧而無威微而無經術者不可以華遠而寄邊方重命嗚呼公之斯文曰經

世柔遠之長策可也作之明年公卒在諸文極爲老
筆又見其氣之至老不少衰也如此韓生因說有問
特書此以示戊子冬十一月十日也

跋蔡蕭閑醉書風簷梨雪瑞香樂府二篇
贈王尚書無競王後有跋語小楷數十字
極妍勁可愛

樂府尚豪華然非紈綺中人未免隣女效顰耳明秀
一集以崇高之餘發而爲詞章如飲內府酒金沙霧
散六府爲之醺酣方之逢麴車而口流涎者固有間
矣

跋竹溪所書墨苑篇後

東坡先生百出高士至自跨竈作墨得佳者數百

顧之而笑曰足供吾一世著書及煤發焚舍乃已宜
其竹溪爲墨苑作書而不厭所謂子雲相如同工異
曲也

薛紹彭臨魯公座位帖後

魯公此帖純是一段折魚鱗容直氣知此然後可以
論書之法度耳

書南麓珮翰後

龍岩書在顏坡之間然未免有瘕絕處此帖殊清勁
可愛豈得意時書邪

跋黃華煙江歸艇圖

先生當明昌間以文彩風流照映玉堂今觀此畫所
謂金鑣野鹿志在長林豐草也

跋閑閑公草書心經

般若經前後文辭重複公書之字字姿態不同所謂
堂堂天陣臨機制變出奇無窮者也

錦峯真逸王仲元清卿書

錦峯書意韻瀟散不減古人但前有黃山後有閑閑
公故公之墨妙拚而不彰世稱士之得名有幸不幸
者豈其然乎

跋黃華老人二詩后

觀公手跡多矣此幅恐是早年所作然澗松出土已
有凌雲之氣識者自當知之

跋龐才卿悲潼關賦後

此賦都運龐才卿所作其步驟全類思子臺賦意則

擴充潼關甲辭字畫瀟散有法出顏蘇之間前世士
大夫學藝精妙如此豈勝歎慕

評楊凝式書

楊凝式書維摩等經皆作行體大字環竒豪邁瀟散
中寓正筆左山云魯公後惟少師能得二王之法所
謂文起八代之衰也坡公行書大槩類此至元北年
四月初五日過辭左山獲觀於座所論如此其王文
荆公論云公書不曳之以就長蹴之以就短云

題元揚手書後

卷中諸公皆一時名勝先生俎豆其間諸賢樂與游
者其以道義故也余早歲讀書蘇門尚及見之歲時
以文酒吟詠於山水間彬彬然極平時故家風味不

知軒冕爲何物孰謂三十年後文物交替而至於斯
拊卷援毫豈勝慨慕至元癸未歲誕賓日謹題

跋自書訓儉文後

文正公平昔著述純粹深切其有補世教如菽粟之
於飲食可斯須離哉後人傳誦敬仰宜矣德昂茂異
喜讀書善居室屬余書斯文將置諸座右取爲修齊
矜式所謂儉者德之共也故樂爲筆之初不計其工
拙也

跋羅謙甫醫辨後

容齋述醫論二篇求予書將板行以證俗之訛謬因
念世之物理流傳失正漸習成風無復革易者多矣
較其所係重者莫醫是也謙甫心存濟物明當然之

理不爲流俗所移固自可尚又使藥石亂投之禍日
有所弭其於世豈小補哉所謂砥柱中流回狂瀾於
既倒也故樂爲筆之

跋紫絲鞞鞋帖後

紫絲鞋帖四十六字二十年癸未夏借觀於張條山
家昔公書太宗送梨帖後云珠還合浦劍入延平蓋
自謂也此帖雖適婉可愛然筆虛墨嫩九淵之神宜
躍而洑恐臨本也觀者自當識之

跋摹馬圖

善與畫同一閔紐昔人謂學書者苟非自得雖奪真
妙墨終爲奴書余於畫亦然

題所臨顏魯公十帖後

大名揚君順之家藏劉元剛嘉定間忠義堂所刻魯公書世一帖予擇其大小尤精者臨一十希近在京師入翰林復觀顏碑十餘本皆所未見也又與左山商公論其平生所得於公書者數焉一日覺曾中頓有所悟及南歸取向所臨裴將軍等帖觀之當時疑神筆端非不玉汝奈非其人而學不至何譬如以美石追琢瑚璉則不可也癸未歲夏六月八伏前二日大雨淋浪五晝夜不止開窓隱几坐見舍東積潦展觀此帖偶為題其後云

字程氏小子

癸未夏四月僕還自京師道出梁臺蜀士程天驥自云伊川先生之遺裔有子方黃携而拜予因求其小

字乃訓之曰伊傳嗚呼小子其念之哉

跋樗軒壽安宮賦西園雜詩後

余生長汴梁八歲而北渡河當時風物有能記憶者但如隔世夢寐中見尔及讀如庵西園雜詩何殊趙家老樹遺臺令人對之有足悲者故孫樵雜報云生恨不為承平時人良有以哉收卷奉還題其後

漢文翁講室畫像

余讀漢魏五書云成都有漢文翁高朕石室壁間刻三皇五帝以來聖賢畫像蜀太守張收筆也收獻帝時入近過劉氏家塾遂獲其本盖自盤古氏以下至仲尼七十弟子百一十三人畫極精妙簡古經千有餘歲無絲髮剥壞非神物護持疇克尔耶後有東坡

所臨王逸少欲摹帖氣韻豪逸有顏魯公風格再四
展觀悚然起敬令人有振纓希古之想真奇蹟也

書劉氏屋柱

至元甲申夏四月余自泰安平陰東阿檢覆桑災而
西赤日黃塵中馳六白餘里忽得此屋休蔭車怠馬
煩之意爲釋然也主婿劉澤克家有禮且云此屋甫
成未經寢處而公至可謂彈壓瘴氣矣又說婦翁張
學臨終戒作佛事以多誦孝經爲囑不圖田野間有
此端士重午後二日過此

跋坡公春寒帖

茶使分寧李君踵門來謁坐定出春寒帖相示願一
言爲審定余曰昔坡公在館閣時每作一石一竹淨

爲好事者取去况詞翰乎所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
尚何言子歸而潛珍東綠吾將見燁然之光不唯在
惠州李氏矣

龍門寺題名

今聞龍門父矣嘗讀故相雲叟公題名風煙形勝盡
在目中終以不得一往爲曠今歲冬適諸君以事會
共遂成此遊相與分雲尋壑攀木濟危抵懸瀑下少
馬環坐磐石盡一尊而去凡得詩一十一首借來者
判官李讓州將劉民望陳州長李公惠前憲臺獄丞
梁平州學正張貴士人程翼蔡州吏目薛世英郡人
徐英時至元乙酉冬仲望日也

跋鹿庵書王華宮詩後

鹿庵書氣韻瀟灑散嘗疑出焦山鶴銘一日問筆法於先生曰平昔於沙河碑致力爲多今觀此帖一一較之其瘦健清拔蓋以廣平作骨而取真逸爲竒放也

跋米元暉書

元暉書類王謝子弟以當家論之間中摸索知爲人豪然其間時有圓轉截鋒處豈鳳家雞而欲歛乃翁之掉率邪

跋虞世南十二大字

虞永興書攀鱗附翼十二大字出皆以雄偉稱之石刻墨本凡兩見之予特愛其結密無間由智永小楷擴而充之至於如此之極且見夫落筆不難也因悟蔡京書太學首善儀門昊天大帝之類其法度一出於此今夕而有一舉兩得之快於是乎書

題耶律公手書濟源詩後

物之有光華者雖微必著况文章翰墨之卓越乎近觀故中書令耶律公當壬辰歲過濟瀆留題詩翰逮今歲龍集適一甲子其孫希逸始托摠尹靳榮俾刻石祠下屬予題數語于後余曰事之顯伏雖數存其間至後大前光在後人固當如是所可敬而仰者至泉老仙於儷景同翻經綸致澤之餘復發爲文章翰墨鏗然而金石振巍然而冠劔植表裏

國華鼓舞元化爲世倚重已足惡盈好謙恬然靜退之心故廢和樂天詩韻爲悅無乃魏公醉白之意歟俾來者觀咏將有擊節嘆賞抱高風而跋絕塵者矣

又何翅紀歲月而傳不朽者哉

題臨潛瑛銘後

潛琦閩銘坡公渡海北爲李光道書於曲江當時真蹟入石爲龍潭絕勝逮淳祐乙巳東嘉趙汝馭求訪百至已不復得惜哉今所傳者蓋漢中石刻濮之板本再一傳也此則以濮本較之迫視筆勢徃徃有形似者豈踐其迹庶入室之意歟然龍爲神物唯劉累乃能擾之或者輒攀鱗進技其氣亦可尚也至元壬辰後六月廉訪任居携以示予曰此李安仁所藏也幸吾子題數語于後故書

題山谷苦筍賦帖後

臨安漕副喬仲山予爲御史時臺小吏也庚寅冬南

行次抗仲山以是帖贐予或有以真贋爲問者予曰初未嘗經意唯其無心於得渠無求而見贈取與兩間皆出自然若有不爲嗜好所玩者故喜爲收之至於書之真贋君其問諸墨卿

跋朱文公手書

子所見手蹟十餘番皆老筆也公何嘗以書學名家只以道義精華之氣混混灑灑自理窟中流出一旦揮灑有不期然而然者未易以翰墨吟哇論也前人稱孔明出師表祇見性情不見文字予於公書亦云

題杜仲正首掾家世卷後

先師泌陽府君河中人應進士時石公子堅同舍生也且蒲當秦晉之郊其河山之勝樓觀之富甲天下

而文物之盛如金吾李氏昆季及公皆極一時之選
予嘗三走中條登高望遠追惟師之遺言思其人而
不見徒有永言慨慕之歎去年冬予持節全閩有杜
君仲正來謁蓋公之甥也與之語閭閻侃侃愿有餘
而辭甚雅因念予見時耳公之名閩五十寒暑始識
其甥於甌閩越絕之徼所謂老成雖遠典刑得見于
茲一日携雷苦齋所述示予且求訓勵數語于後予
謂今之士夫思其大而略其細知其雅而不通其俗
此大夫士之通患曾不思親其細所以全其大也通
其俗所以尊其雅也今吾子含香佩橐所治者皆簿
書期會米鹽瑣屑之務而能終日黽勉無倦色安知
開封府推異時不至忠獻禮絕之地乎

跋郭熙山水巨軸

崔生有畫二軸不見題誌中隱云此郭熙筆也信當
行茲能事熙無疑但立名不正物不得順受所謂山
亭避暑者余易之曰江煙晚浦崔抱歸志甚揚也然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上大夫今降而
嗜此以爲高且多識雖屢中何足道哉

跋顏魯公裴將軍帖

此帖子見者數本皆大小不同獨忠義堂刻臨摹最
善蓋純以隸體發其奇特爾至於詩格雄偉壯麗比
之清遠等作又何翅十倍曹丕也

贈師御史彥貞名順

世固有難事惟篤好者即能之况氣志清明者乎御

史師君彥貞世為瀚海府人姿英毅達時應務乃其所長復於公餘以吟咏自樂積而至十數篇非好之篤其克如是耶因求一言見誨予謂詩固一藝心之聲言之至文者也作之者譬猶良工就利器雖有棠谿之金須百鍊乃得其精如吾御史君氣不凡意實方啓能敏修不已將見與日新之業並驅而前至綴聯雲煙撐霆裂月恐不難矣立夏後十日謹題

書歸去來偶題于後

古今間人例善於辭而克行之者鮮踐其所言能始終而不易者其惟淵明乎此所以高於千古人也僕今年六十有五衰病相仍越在絕域終日役役疲於官守雖云微勞事有無如何者因書此辭不覺慨歎

者父之

跋蘇子美千文帖

長史顛草點畫略具意度已足子美迫近之此帖豪放飛動所謂筆陣中堂者乎歐公於本朝書獨取蘇蔡三人非虛言也周越輩安得窺其藩籬哉趙生其寶藏之至元庚寅八月謹題

跋拙翁桃華春水圖

南華云相啣相沫不若相忘於江湖此正圍圍相忘時也但恐馮驩輩見之即垂涎耳庚寅秋題秘西寺跋文公與子晉伯謨二帖

建安諸公往往以文公翰墨賜觀視之皆非也此二帖母君希悅所藏其為真蹟無疑所謂剛健含婀娜

王德而溫栗者也因知前書皆邑人江春山效顰子
特表而出之惡紫之亂朱也至元庚寅九月二十八
日夜漏下卅二刻既寤不能寐起書於府集思堂之
燭下歛衽題

題三河驛壁

余回自海徼暑毒之氣至此方作眩暈於舟中者一
伏時蓋以閩中氣節不常水土殊異宦游之士鮮有
不病而歸者因念孔孟之道能治心而不治病倉扁
之術治病而不治心安得合而爲一俾治南方不治
之病庶乎其有瘳者余言雖鄙庶有關於世教故書
至元庚寅冬十月十有七日題於三河驛壁尚聞者
知所警

答戴生

余來官南越凡十有一月戴生叔堅者閩產也以詩
文來謁且言其志久乃見其爲人叔均有歲寒姿扣
之所學外又通熟吏事時居閑日久思以三釜侍親
義形于色予告之曰行與止有數存其間者此心不
匱則捧檄之喜其來之不遠也傳有之居則曰人不
我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言其學之不可不積行
之不可不卓也戴生其勉旃

晦翁墨蹟

紫陽先生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初非欲書名家唯其
道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文字間者不得不如是耳
傳曰愛其人愛及屋上烏况先生之手澤乎韓生其

寶藏之

跋香林先生顏草

嘗愛甘露寺詩草聖筆勢縱橫破碎陳敵今觀香林先生遺墨得涪翁步驟為多具眼者當知余言為不妄

跋黃華書後

昔黃華老仙方書翰得名求之者衆日不暇給張丹華家偉善於刻鵠公時命代書至真贋莫辨此又張奴之重胎者也

東坡開封帖後語

此借紙一帖耳令人讀之聳然有趨事赴功之意當時既就忘勞樂可知已使公得坐廟堂釐衆務文

太平為不難矣

題米南宮帖後

今日客有自河朔山東來者聞時雨霑足黍麥有望適師孟携此卷相過臨風展玩沾沾然有三安之喜不然奚暇及此且將為質錢博米之具耳

跋禊飲序後

兩晉法書李唐詩騷宋人之論議天機所到有不可企及者獨韓子以右軍書斌媚可博鵞鵝而已其立論峻絕不詭隨如是亦可愕眙然子綿歷世故以來士大夫所繫非輕不尔安能有立于世區區游藝已足未學今就末以泥其不必者竟何為哉至元癸巳四月予入院後五日師孟持此卷堅求跋尾因信筆

及此

書商司業定武蘭亭本後

書學自是吾儕一段妙韻昔先正商公善書而深識客至多談是爲樂媿媿忘倦公今已矣言後得聞邪去歲冬予載入京師與台符司業時會受其議論操守識驗書翰得家法爲多如考定定武拓本辯論隱顯是杏真贋幾數百言截斷衆流會歸其極予擊節嘆賞何其該且洽也然閣中摸索知爲人豪者初不在是世家子弟當門戶焜耀鮮不以世味務快一時商子魯有是乎及其順受阨窮以理自信卓爾有立於顛沛流離之際吾胷中耿耿者魯不少挫是則商之最起予者故特表而出之使世知夫寥寥千載下

殷士膚敏者蓋有人焉不只以技進而已耳適佳客在坐聞予言皆唯之而去因書卷尾以還

跋馬左丞所藏貫休羅漢後辨子卿有未

昔梁直閣將軍張僧繇初作繪事貌天竺二僧俟景之亂剖裂爲二一失所在其一後爲唐常侍陸堅所得及堅病亟所藏僧見夢曰吾有同侶今在洛陽李氏能求而合之當以法力護尔平復陸如其言訪之果驗遂以錢數萬贖歸陸疾隨愈嗚呼疑思之妙通於神明顯諸陰佑者如是此畫云僧貫筆貫平生專藝在唐一代亦號精絕能敬禮有加安知不同繇僧通靈時出光怪而致主人勿藥之喜邪歲癸巳夏四月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三

題跋

宋廣平梅花賦後語

廣平梅花賦予嘗聞震澤耶律公求斯文久矣得之者當以乘馬相賦願見之心與公略同至元癸巳春予待

詔闕下秘書郎趙天民來謁趙之父故中書門客也因詢賦之隱見曰已得之矣翌日錄似本來獻老眼增明疾讀數過至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貴不性移儷夫君子之節之句當時已為從父擊節而襲美謂公鐵石肝腸吐婉辭為疑以予觀之風人託物詞尚華麗况徐庾之體乎當時公甫踰冠而歲寒之姿調羹

之事固已表於未第之前如淵明高風遠韻又何害見閑情於一賦者哉

跋董右丞師中撰李道源先生陰德記後
董號漳川居士道源名泌廣平人蓋儒而
鑿者泌九十歲而終于家子師孟明昌間
進士

昔昌黎公以鑿師而喻相業范文正不作相而願良
醫醫之與相體用固殊其於濟物則一也然宰輔柄
用必需時命鑿師拯治心術為先故良醫賢相家
百載間得其人匪易今皆罕見於一卷中觀之者當
起敬起慕又何特題咏而已哉至元癸巳立夏日書
跋鐵者李君玉詩卷

前賢有以注易與神農經為論者客曰當解易何君
曰易解悞後世辨明者不少本草悞立能殺人世謂
鍼法亦然子右髀有寒疾將雨先痛一日謁默齋先
生於沙麓見其求鍼者滿堂先生笑謂予曰汝亦入
吾安樂窩邪如痿者變者者癢者暗者癢結者氣蹙者法雖有
重輕莫不撤鍼而滯散舍策而起行而子之髀痛今
三十年曾不再作後官東平一日與李公巨川話及
此曰予客淮南時以茲術授竇公今青出於藍今君
玉與少傅同鄉不知其術傳之李邦竇邪而別有所
授而然邪向聞李君嘗遊江淮間曾遇異人箴法蓋
以神授未若李竇相傳人事著明者也如太史公論
方技以怪而志者吾皆不取也

作文誠孝經通二十五篇范史備載誠辭而初不及
經訓豈擬聖大迫殆法言之嫌乎至於公麟畫筆當
時聖賢言行情深義奧後世有未易窺測者天機所
到千古之事如隨目前所謂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
妙趣於言意之表若三百篇比興宛從絃而歌之一
唱三歎有遺音者矣激薄揚清助世教多矣此畫予
也三見茲雖張仁所臨殊有分數昔東坡稱晉人法
書今何所及得唐人硬黃足矣其十襲秘藏遇知者
一觀可也

題東坡赤壁賦後

余嚮在福唐觀公惠州醉書此賦心手兩忘筆意瀟
散妙見法度之外今此帖亦云醉筆與前略不相類

豈公隨物賦形因時發興出奇無窮者也

跋黃華先生墨戲

近過雪庵按上有黃華山水一卷或問云何如曰此
先生醉時行書也只為龍岩學中立太迫故作是嘔
墨法耳

跋党竹溪篆趙黃山文王子端書

党篆趙文黃華書正如打鼓弄琵琶合着兩會家也
跋米南宮靈臺戴華卷後

僕觀南宮書多矣未若此幅韻勝而不鼓努者也然
雄冠瑕佩氣終行行惟其自成一家迺可貴耳

跋漁人鷓蚌圖

自戰國功利之說興視仁義為無物時君世主以衆

暴寡以強凌弱干戈相尋互相吞噬惟知利之為先
不究害之在其後也故漁人鷓蚌之利例皆被焉非
獨代之喻燕趙也雖為當時妄舉貪得之誠而孟軻
氏云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
者又次之可謂正大而有味矣

跋山谷所書王建宮詞後

唐人詩風雅意韻凌跨百代况建之宮體為世絕唱
加以浩翁揮洒醉墨且其天章雲錦為之爛然生光
也

跋鹿庵先生所書鸚鵡賦後

此鹿庵先生二十年前所書也嚮嘗問筆法於席下
曰予早年於沙河碑用功最多今觀此賦乃知其言

為有徵先生人品峻潔文章字畫皆有自得之妙然
珠璣散落有限得者幸珍藏之

跋左山公書東坡醉墨堂詩卷

蘇軾醉墨堂詩卷

左山公書端重沉着本出離堆記其氣韻豪逸比之
魯公似為放曠初不知其所宗不肖澹癖留心筆硯
悞為公所知每過謁必談論書學利病留連竟日不
聽辭去一日出示楊凝式維摩帖筆勢縱橫天真爛
熳顧謂予曰魯公後得其筆法者獨少師耳由是知
公書體兼顏揚然古之論書兼及人品非其人雖工
有不必貴者公姿沉毅博學富經綸器業生平底蘊
未展盡者忽忽鬱鬱一散之翰墨間其風流蘊藉有
不可梯接者今已矣片紙隻字為世珍惜况門客故

吏邪簡卿尚寶藏之

題遼太師趙思溫族系後

遼氏開國二百載跨有燕雲雄長夷夏雖其創業之君規模宏遠守成之主善於繼述亦由一時謀臣猛將與夫子孫蕃衍衆多克肖肯構有以維持藩翰而致然也故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贈太師衛國趙公早以驍勇善戰受知遼太祖烜赫貴顯生子十有二人其後又分派別官三事使相宣徽節度圍練觀察刺史下逮州縣賤余二百人迄今燕之故老談勲閱富盛照映前後者必曰韓劉馬趙四大族馬嗚呼盛哉孟子稱故國非謂喬木而有世臣者其是之謂歟裔孫摎聯綴遺譜裝潢完整携示求跋予切有感焉近

代公侯將相之後方一再傳溷跡閭閻甘心貧微故家遺族懵然不知者多矣尚何望於考厥世而復其初哉論者多曰盛氣已過大福不再予以謂不然其說則孔子所嘆文獻不足故也夫子孫苟能讀書立志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族固寒微可至清貴况藉餘潤而承休光者乎克敬潛心字學慎言行由史館從事歷州縣賤復保傳舊物昭明宗系則其紹述遺美而又有望於他日也

題離堆記後

魯公書號稱大雅尤可重者以忠義之氣發而為心畫然端人不為枉者作計此天下之通論公平生書五百餘石略無異議獨離堆記文與字併出公手或

者少有疑焉蓋鮮于氏附災國忠天寶間切取柄用
致位顯赫及喪師瀘南反以捷聞建碑省戶公然獻
諛向之為人槩可知矣然觀記之所述詳見者止向
未第時卜築讀書等事豈與其繁不保其往之義也
若歷臺省貳風憲持節劔南作尹京兆中間云為一
無稱道是則不待抑揚賢不肖之分昭昭矣不然方
元載以大姦當國庭議之際公直言折之曰朝廷豈
容公再壞邪舉朝危公曾不少撓又郭定襄以勲貴
振耀一時行次失序毅然陳書極論其不當由是而
觀公剛嚴之氣如秋霜烈日皜不可尚已何瑣瑣姻
婭能降公志諛彼枯骨者哉正以子昱等拖舟涉險
歸葬先壠純孝克成之志有足嘉尚如犁犢駢角山
貽之

書中興頌後

唐中興頌石刻字徑數最大立法最密就魯公平生
所書合而論之此為最善其法度特变大篆為貞楷
耳所謂只見性情不見文字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江
左平圖書珎異悉達京師孟秀州德卿以是本見贈
把玩不釋手者累月從弟韓從益求予臨寫因勉為
刻鵠耳

題蘇氏寶章後

忠定二公書金聲玉振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有遺

音者矣今觀迨過等帖筆勢圓熟俱有伯父氣韻而
遜之此幅為尤佳所謂王謝子弟以生長見聞猶足
以超人羣也

東坡我有帖

係與外甥子曹正字書內云
去逸就勞不知脫去有道乎

外郎雖雅俗止早衙紛也一
時長許餘蕭然皆我所有也

觀公此帖正以姻家故假設己意倣以官守尔至於
早衙紛紛一時許餘蕭然我有此又見公材刃餘裕
酬酢萬變若鑑之應物妍媸巨細靡不洞徹物去湛
然如澄淵橫壑耳

政馬融卧吹圖

古人因技以達事者多如點瑟暢風雪之樂廣陵見
楚室之微正平以鼓摻返折曹瞞野王以箏歌疑釋

晉帝是不徒為樂之至斯也若南郡之通樂律度聲
節以畢五音可謂能也已然畏威刑方裁成固罪為
端士所鄙雖雄吹逸響穿裂雲石又何足貴之哉其
畫格簡古如書中有筆自非唐人夢不到此

夷門圖後語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恨不為太平人豈聲明文物
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廛圖其
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沉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極無
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尚能談當
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歎但二帝播遷已兆朕
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畫品則穠纖巧麗
出內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錄互為之覽耳至元

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
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
東開陽坊李黃門之故堂

題蘭府君望海寺二詩後

昔張燕公南遷歸詩筆益壯人謂得江山之助今觀
蘭廣寧望海寺二詩清雄奇逸令人覺海上風濤之
氣拂々襲人所謂明昌雅製風斯在下矣

題石曼卿手書古檜行後

中允姿豪放有高世氣故其筆不得不瑰偉清勁一
推重至有河傾崑崙雪壓太華之語何其壯哉今
繼先侍御家藏古檜行所謂字愈大而愈奇者也
風格脩整類唐人誥書手豈公早年書耶

跋孫過庭書譜

名度禮唐高宗時人

過庭垂拱間名善書其草字譜風韻瀟散一宗二王
飛鳥驚蛇之趣予嘗愛而臨之然以古今題評不
為訝今日觀米襄陽書史云孫公在唐人得二王
法為最追憶前言與南宮伯偶同所謂愚者千慮亦
有一得也

題政和鼎識後

鼎之為器鎮方所辨神姦惟其制作創於夏后氏故
後世寶重至有力求而不可得者唐武后妄意制作
固無可論崇寧倣而為之還復不能保當時神秘不
營宗社之重一旦其鼎之神主為鈍軒几席間物吁
可嘆也鈍軒遼金公侯裔博古有學識既得銅主廼

為奇遇訓名字焉後以技能命監鑄太官鐘鼎實應
開先之兆子穆復繪圖懇諸公題跋于以重古物而
揚父美由是知物之無間重輕大小由德而後可保
因所好而聚待人而後傳也

跋諸葛公遠涉帖

諸葛武侯遠涉遺帖余既冠時與鮮于純叔獲觀於
沙麓張氏家迨大德庚子冬
詔集賢所貯書畫賜其院之官屬呂司直所得者亦
有是帖老眼復觀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然比之向所
見者後有東坡跋語辨其印章玉泉公家曾收彥瞻
博雅好古可謂物得所歸矣

跋宋漢臣臨丹華經後

篆生隸隸生楷變隸篆二體入真草而出古意者唯
魯公能然故洛尹宋君漢臣善八分體古而畫勁嘗
臆其有所從來及觀所臨丹華處筆勢夭矯奪貞第
朱墨異色耳故隸書之妙有以不期然而然者雖衆
期遠到中道車傾亦足以追縱擇木凌跨李潮矣二
第每一披玩儼然如對其面嗚呼方風俗衰靡無足
言者唐臣義夫能永懷不忘可謂克念天顯者也

讀漢魏五書

兩漢繼三代而下為最盛但官儀略見於班史表序
予穉年讀昌黎科斗記文知衛宏有漢官儀書兵後
典籍散亡何從而得之壬午冬再入京師始獲借觀
於宋秘監蓋青宮賜書也其一代之制粲然完備皇

乎休哉宜其光武以軍容過洛父老有復見官儀之
喜於戲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宏書
才兩卷求訪三十年之久方遂一讀豈亦有數存乎
其間邪矧功名富貴可倖而致哉因其奉還筆之以
紀歲月時壬午十二月八日也

跋高宗臨右軍帖

二王貞跡不可復見唐人硬黃臨倣自當愛玩况出
建炎手書顧龍跳虎卧之意隱然在目中矣

跋雪齋書宋孟州獵虎詩卷後

昔與陵選庭臣奉使江左須得才辨有聞均士者可若
宋孟州射虎詩清雄振厲遠而有光華大定人文之
盛際可見矣雪中展觀於曾孫祕監處令人三復清

興四發今祕監以學問德藝又為青宮所賓禮所謂
黃門有文風者也

跋臨本蘭亭序

此帖在臨本間最佳却疑是唐人填書年深墨花脫
落若透縮影耳猶當以蓄穢露盥手藝玉蕤香觀之
可也

題中興頌後

中興碑本行於世者有三其字頗小而加瘦者蔡之
所臨也其搭印完好苦無剝啗者永之再勒也予嘗
謂魯公此笔用忠義為本然後以大篆變而為楷體
故後之學者終莫能及院主書趙穆博古通篆隸今
復研思於是是將來筆意而通其變爾吾知夫識斗

間氣者而得龍泉於豐城之獄必矣趙生其勉旃

跋謝靈運帖

謝康樂以風雅鼓吹兩晉善書則未知也今觀節卷
金華二誥與張芝菱形帖相上下可也至於筆勢豪
宕殆是伐山開道氣象千載而下專車一節足見其
為人而當時隣略得不以山戎為駭乎

答宋克溫問魯公書法

余觀魯公書分數布置稱停深穩雖毫髮精極措法
至於韻勝溫潤正周旋曲折剛健中出婀娜爾極其
所至第見性情不見文字所謂性情以忠義二氣為
之大本也平日所得如是未審吾友為如何耳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三

